

佛經也好，或者是老法師的教導，它是法藥，藥是拿來做什麼？治我們煩惱的病。我們先了解，我們才容易接受它，不然會覺得，怎麼又要管我了？那是來成就我們的，不是來管我們的。所以為什麼是信解行，先解，明白了去行會很歡喜。所以禪是佛心，教是佛言，戒是佛行。戒律是佛的行為，那我們守戒不就是照著效法佛嗎？效法佛就是效法性德，那多好。但是假如這個不明白，可能馬上感覺，又要來管我了，又要來要求我了，好像就不是很舒服。戒是來成就自己的，來恢復自己性德的，那些行為本來就是我性德裡流露出來的，那守得很歡喜。

而這三個條件我們看，第一個：從前所學一概不承認。這個叫做一定要先把杯子倒空，才能夠再接受善知識的教導；假如我們不放下所學，善知識講一句話，我們又用自己學的東西去衡量，那可能就跟善知識抬槓，善知識他不強求、不攀緣，這緣不成熟他就不說了。所以這些都是在培養我們的態度，一定要掏空謙虛了，這個法才能夠入心。所謂「我慢高山，法水不入」，我們覺得自己有什麼了，那就不可能教得來了。所以「為道日損」，修道是愈來愈減少這些習氣。假如我們還會覺得自己挺懂的、有什麼，有什麼就沒什麼，沒什麼才能有什麼。因為「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」，般若無知是根本智，無所不知是後得智。所以這個般若是從清淨心來的，他是所有的分別執著都放下。我們覺得自己有什麼，那個念頭就是染污，真心一法不立。所以善知識是幫我們不斷看到分別執著，幫我們放下，因為我們修學過程會有盲點，自己看不到，他是過來人，他會告訴我們。所以首先這個態度要謙卑，「謙則受教有地，而

取善無窮」，《了凡四訓》教我們的。所以這三個條件都有深意。

第二個，只能聽老師一個人講經。一個老師一條路，兩個老師兩條路，三個老師三岔路，四個老師十字街頭。縱使我們聽兩個老師，這兩個老師都是過來人，問題是他們的遣詞用句不可能完全一樣，你南方人、北方人舉的俚語就不一樣，for example也不一樣，就像剛剛我舉揉饅頭你們也有點陌生，我下次就要舉種稻子、煮白米飯。兩個都是過來人，可是他遣詞用句不同，請問我們還沒有通達義理的時候，我們一聽兩個講的不一樣，事實上講的是一樣的，我們就自己在那裡分別執著了。所以要護念一個人成就可是不簡單！所以為什麼李炳南老師當時在台中蓮社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？老人家說，當時李老，台灣儒釋道的人才還不少，經過台中都恭敬供養，從沒叫他們講開示。因為怕一講，講的理沒有錯，遣詞用句不一樣，這些學生一聽不一樣，他就亂了，所以是在護大家的知見。我們是跟著一個老師，建立起是非、善惡、邪正、利害、真偽的判斷，這個時候你再聽什麼沒問題了；可是問題還沒有這個基礎的時候，一聽容易聽亂。所以善知識沒有說喜歡要求人、控制人的，那他就不叫善知識了，這些條件完全是為了護念成就我們的道業，老方法不能改。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，有人類歷史以來變化最快的時代。西方廣目天王，那個龍就是多變，但是另外一隻手有一顆珠，這個龍珠是不變，我們不能掌握不變，我們就隨波逐流了。惠能大師說的，威音王佛以前有無師自通的，威音王佛以後沒有無師自通的，都得要善知識護著，以前的標準是護到開悟，現在最低標準，是非、善惡、邪正、利害、真偽能判斷才行。

還不會判斷，所以有第三個條件，要看的書、要接觸的，要老師同意才可以，他護我們的知見。當然，我們佛堂裡面講的經教，

應該都是師父上人強調的經典，都是同一個師承，這個是可以聽的。但是你自己要專攻，這段時間專攻什麼，你自己要清楚。其實老人家教導也不複雜，首先要扎根，儒釋道三根要扎好。道家《太上感應篇》，這個因果很重要。而且這一套光碟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仔細觀察，老人家講這套光碟的時候比較嚴肅，你們有沒有發現？為什麼嚴肅？成德的觀察，第一個，講因果還是要比較嚴肅一點，敬畏；第二，這套光碟是對誰講的？現場誰在聽？我們看老法師大部分的講經在哪裡講的？攝影棚。可是這套光碟是早餐開示，吃完飯，跟在身邊常隨的四眾弟子是當機者，所以老人家是手把手帶這些弟子。其實我們十分誠敬來聽這一套光碟，那也是老法師手把手帶我們怎麼做人、怎麼做事。尤其這個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他又是挑選《彙編》裡面的精華出來講，《彙編》濃縮的儒釋道的教誨，又加上老人家的開解，加上老人家人生閱歷的詮釋，所以這套光碟是寶！《太上感應篇》，道家的，因果的根；《弟子規》，倫理道德的根；還有《十善業道經》，也是早餐開示的，都是利用飯後半個小時講的。所以這個是三根扎好，扎好之後可以再選一部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一定一經通一切經就通。所以老人家這些原理原則我們可以照著來做。

——恭錄自：弘護人才扎根班（第四集）

2020/7/11 檔名：55-164-0004